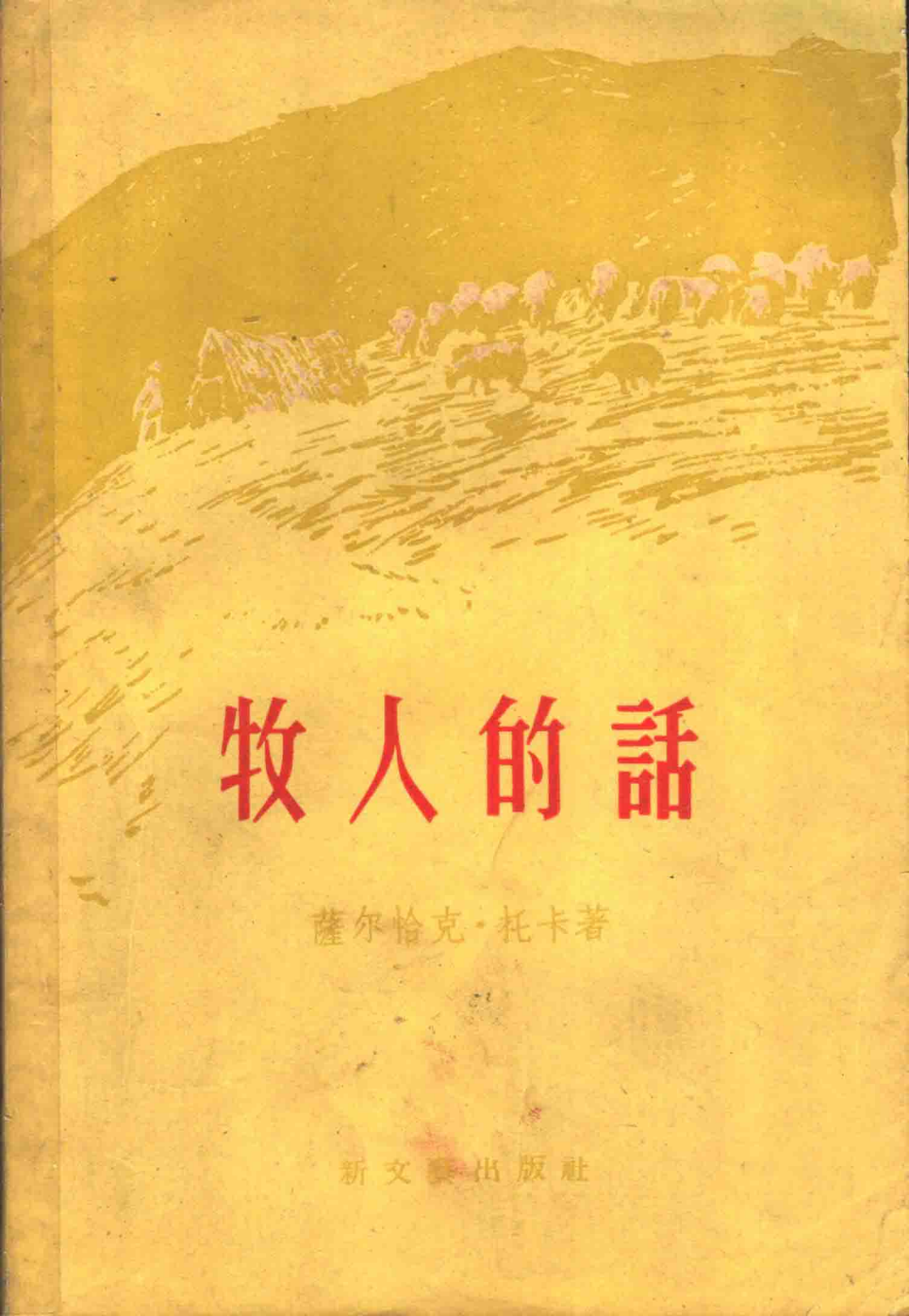




牧人的話

薩爾恰克·托卡著

新文藝出版社

薩尔恰克·托卡

牧 人 的 話

陈 克 明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自傳性的小說。作者以親身的經歷，通過具體生動的事實，反映出十月革命前，圖瓦在專橫的官吏、殘酷的地主統治之下，暗無天日，人民遭受到慘無人道的剝削，弄得流離失所，妻离子散，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嘗盡了人間一切的痛苦。十月革命給圖瓦人民帶來了幸福自由的生活，使他們見到了真正的光明。

本書是圖瓦自治省的一部傑出的作品，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

Саячак Тока

СЛОВА АРАТА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0 年版本譯出

牧 人 的 話

薩爾恰克·托卡著

陳 克 明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 號 96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2 字數 86,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價(6) 0.86 元

序

斯捷潘·施企巴乔夫

圖瓦自治省位于皚皚白雪的薩彥山脈背后，位于亞洲的中心，西伯利亞的大河——叶尼塞河就發源在这里的積雪和懸崖之中。

牧人的話是圖瓦作家薩爾恰克·托卡的一部自傳體中篇小說。在這部小說里，作者敘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敘述了圖瓦貧苦牧人的駭人聽聞的悲慘生活。當你讀這部作品的時候，你就看到了舊時的、革命前的舊圖瓦，那里的人民受盡折磨、毫無權利，陷于飢餓和死亡的絕境。

僅僅在二十年以前，圖瓦人民甚至連文字也沒有，薩爾恰克·托卡這部中篇小說是開圖瓦人民散文的先聲。

有許多作家敘述過自己的童年，然而牧人的話的作者與他們任何一個都不同。他以明白、生動的語言描繪了俄羅斯讀者幾乎全然不知道的那種生活的一隅。

在這部天才小說中所描繪的生活乃是往事的一頁。圖瓦

人民已經永遠結束了這種貧困、黑暗的生活。

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幫助了圖瓦人民走上光明大道。在勞動人民對王公、白衛軍匪幫進行了幾年無情的鬥爭以後，圖瓦變成了一個人民共和國。蘇聯幫助年青的圖瓦人民共和國站了起來，俄羅斯人民向圖瓦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在人民革命黨領導下開始建設着新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在圖瓦人民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極其重大的事件：蘇聯政府滿足了圖瓦人民的要求，通過了接受圖瓦人民共和國加入蘇聯各兄弟民族大家庭的決議。圖瓦就成為屬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個自治省。

今天圖瓦的兒童、圖瓦的小學生只有從祖父和父親所講的故事里，從古老的民歌里才能知道薩爾恰克·托卡在小說牧人的話里所描繪的那種悲慘、苦難的生活。

我在克茲爾城參觀過一所工藝學校。一個很小的圖瓦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剛進這個學校。他正在做一件平凡的工作：把水桶釘上底，可是他用一種忘我的精神做着，他在慶幸，因為鐵向他屈服了。從這孩子身上不難看到一個未來的優秀巨匠。

這個孩子的未來也是所有圖瓦兒童的未來。現在他們任何人都能成為出色的畜牧家、教師、農藝師、工程師，因為在深藍色的圖瓦山嶺上空，在淺藍色的河谷上空，在放牧着無數畜羣的牧場上空，有蘇聯的旗幟在飄揚。

目 次

序(斯捷潘·施企巴乔夫)	I
在樺樹皮的帳篷里	1
幸福在哪兒?	39
斗争開始了	86
附錄: 論“牧人的話”(B·卡尔波瓦)	128

在樺樹皮的帳篷里

一 美尔琴

你好，讀者！不論你到過我們偉大國家的哪一個角落，不論你從事怎樣的勞動，我相信——你不會拒絕跟我的親愛的美尔琴河認識一下。

瞧，她像一條泡沫四濺的細帶子從陡峭的山凹里沖出來，直瀉于巨石之上，然後繼續急湍地、潺潺地奔流。流水過處，從高高的托澤山上的叢林中的源頭到卡阿赫姆河口，有許多石灘和瀑布。

當母親第一次把我帶出帳篷的時候，我就看見了親愛的美尔琴。現在，她那障礙重重、閃閃發光的水道還浮現在我的眼前。

雨後這條小河激漲起來；河水把叢林中的柏樹和落葉松的樹干從這一淺水灘沖到那一淺水灘，在石灘上翻出一塊塊大石頭。在酷熱的夏日，小河變得那麼狹窄，看來好像流不到河口似的。但縱然在那時候，在最淺的地方，小河仍然在泡沫

底下欢騰着，不过水声变得更柔和、更清脆了。

冬天，美尔琴深藏在白雪下面。沿河兩岸好似堆着一個巨大的、蓬松的干草堆，这就是一株株盖滿了白雪的茂密的落叶松。虽说在冬天，美尔琴也不会靜下來：她从雪底下噴出黑色的泉水，濺在冰上。

美尔琴的發源地有一片黑压压的、巍然不動的叢林守衛着。暴風雪和暴風雨侵襲不到這兒來。連綿不斷的尖頂山峯保護着河岸，在那些山頂上即便在最炎熱的月份也閃爍着白雪。因此，在美尔琴的谷地里花草繁茂、樹木蔥蘢。當周圍的草原在溽暑熏蒸下變成暗褐色、散發出苦艾和羽茅草的焦味兒的時候，從美尔琴的發源地——那冰封的、覆着一層行將融化的白雪的巉崖之上，一股涼氣隨着瀑布侵入了谷地。美尔琴河的兩岸依然披着柔軟的青草，到處搖曳着牡丹花和山罌粟，一望無際。

人們把我們的小河叫做美尔琴——綉娘——不是沒來由的。她給草原和山谷綉上了淺藍色的、迂迴曲折的花紋。

美尔琴衝出最後一個峽谷，到了芬芳的薩雷格·塞普草原，然後自由自在地奔騰着。只有流到某些地方，她依然那樣洶湧，泡沫在石灘上漸漸作響，接着又靜靜地，在碧草如茵、百花絢爛的兩岸中間迎着卡阿赫姆河流去。

快要流入卡阿赫姆的時候，美尔琴完全平靜了。這兒有誰會把她向巉岩里擠呢？有誰會阻止她呢？疲乏的、幸福的美尔琴靜靜地、悄悄地流向河口。

嚴峻的卡阿赫姆好比迎接別後的愛女那樣迎接着美尔

琴，親切地濺着浪花，摟着她，吻着她，在淺藍色的微波中搖着她，對她講着高山上的暴風雨和大雷雨，卡阿赫姆從高山上奔騰而下，來迎接她，想帶着她穿過石灘、淺水灘，流向那遼闊的草原和田野。

二 塔斯·巴什狄格

我的母親養了我們五個：兩個姊妹——阿尔班契和康吉，兩個哥哥——蕭摩克塔和彼任傑，我最小。父親呢，我可記不得了。

我們母親沒有真正的名字。阿尔朋^①的鄰居們都管她叫塔斯·巴什狄格——意思是禿頭的女人，因為她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也許是年青時因為不服從哪一位官老爺的話而受了處罰，也許是她害過一場重病。關於這件事，母親一次也沒跟我們談起過。我們也不問。她就帶着這個綽號度過了一輩子。

母親講到她自己的時候，總是三言兩語：

“你們的爺爺是個窮牧人，住在陀拉赫姆。他只有幾頭鹿，別的啥也沒有。你們的爺爺和奶奶死了以後，那幾頭鹿也叫替他們看病的可是跟病人不見面的喇嘛給牽走了。喇嘛还挺生氣，不斷地咕嚕着：‘看病看了好多次，只拿這麼點東西。’‘看病看了好多次，只拿這麼點東西。’蕭摩克塔只好去當長工。你們當時都還很小。我也去找活兒干。可是有誰要拖着這麼

① 阿尔朋是十來戶人家聚居的村落。——俄譯者注。

一大串小孩的女長工呢？”

母親長得不好看：她个子矮小，背有點駝。她那件冬夏不換的皮襖，从前也許的确是件皮襖或者羊皮外套。可是羊毛早已从里面鑽了出來，羊皮也破爛不堪，只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挂着，勉勉強強把身子遮住。

但是，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干每一件活兒都干淨利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想出办法，憑着她那一双手把我們从苦难中拉扯長大。

有一次，母親把我們全都叫去，她說，我們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

我們一行六个人，每人肩上抗着一件不大的行李，來到美尔琴河畔我們的新住所。母親向一个樵夫要了把斧头，在最美麗的地方——山麓尽头的美尔琴河岸上，用樺樹皮搭了座小帳篷。她給全家人鋪了些樺樹枝和干草代替床褥。然后她又弄來了一些干糞，撒在上面，这样睡起來可以軟一些，暖一些。

帳篷的骨架是几根竹竿，頂端縛在一起，上面盖着樺樹皮。下雨的時候，水透過樹皮漏進來；冬天，北風和寒氣可以任意地吹進來。我們就在这兒住着，好像森林里的小野獸。

我們有三只山羊和一条自己找上門來的狗。这条狗我們把它叫做切尔里克賓——意思是野狗，在狗当中，它可算得十分高大了。

鄰旁住有很多居民，但他們也都是窮光蛋，也住在这样的帳篷里。那些拥有許多牲口的富人都不願与窮人見面。要是

有附近的富人或者官老爺光臨我們的帳篷的話，那也總是說着这样的话：“喂，把这塊皮給我加一下工”，“給我做一件皮襖”，“替我把这双伊狄克^①釘一下”。过后来取貨的時候，又常常打人，說：“做得不对，脱了日子，錢不給。”

冬天快过去的時候，我們都不敢面对面看，——我們的臉色实在太可怕了。我瞅着我的哥哥彼任傑：只見他顴骨突出，肋骨根根可數。

倘若我們有一座暖和的毛毡帳幕，一天哪怕只吃一頓，那末我們想起冬天的時候也就会高兴了。帳篷的四周是許多圓形的山崗。穿着木制的冰鞋打山崗上滑下去有多么好呀！再过去——坐在自制的雪橇上从美尔琴河在那里流出來的山麓上溜下去是多么有趣呀！寒氣稍挫的時候，用雪筑堡壘、堆雪人、做雪牛、雪羊；在美尔琴河对岸的灌木叢里設下圈套捉鷓鴣，那又是多么好玩啊！塔什·察倫的孩子就是这么过冬的，他們吃得飽飽的，还穿着毛皮襖。

我們的大姊阿尔班契總是跟我們在一起。她跟母親一起撫養我們，為我們分配食物，好像慈母一样開導我們。阿尔班契个子高大，身体結实，梳着兩条沉甸甸的辮子；眼睛很大，深如峽谷，配着又濃又黑的睫毛，顯得灵活明亮，好比閃閃的电光。附近不少小伙子早就看上了她，都來說親，但是阿尔班契舍不得離開我們。

當我們搬到捷尔齐格河口以后，到我們家來的第一个客

① 伊狄克是一种靴尖向上翹起的皮靴。——俄譯者注。

人是達尼拉·波狄里曾，他是卡阿赫姆河流域的一个俄罗斯單身貧農，已經上了年紀，稍微有點駝背。起初我們怕他。要是母親和阿尔班契不在家的時候，他一走近帳篷，我們就逃到森林里去。以後，達尼拉更常常來了。每次他總捎些東西來，有時候是糖，有時候是面包。在一年里我們跟他搞熟了，跟他玩兒，一塊兒設下圈套捉鸚鵡。後來，達尼拉跟阿尔班契結成了夫婦，但是沒多久，達尼拉因為在秋天跟一伙掘金工人到大荒林中去，死在挖土的工地上。

阿尔班契生了個女兒。給她起的名字叫秀柳恩瑪。阿尔班契巧妙地做了個搖籃。她削了兩株小小的樺樹，把彎曲的樹梢扎在一起，好像兩只拉緊的箍一樣，在下面她做了個木檻。在搖籃的底里她鋪了幾塊破舊的毛毯。這是秋天我們在一處遊牧人暫宿的地方撿來的。當大姊把干糞拿來鋪在搖籃底里的時候，我說：

“秀柳恩瑪又不是小羊。你給她鋪干糞干麼？”

大姊氣憤憤地回答說：

“就是小羊也要睡得暖和、干燥。我們又沒有破布。再說，這糞總是干燥的。要是放在搖籃里發潮了，把它丟掉再鋪新的也容易。”

一天夜里，我醒來聽見秀柳恩瑪淒切的哭聲。我從鋪上跳了起來，只見母親和阿尔班契激動地、急忙地在爐灶里點火。

“半夜里起來干麼呀？去睡，”母親喃喃地埋怨道。

我只得鑽進當作被子蓋的破衣里，透過破衣的小洞察看

着母親。她把剩下的一些已經結上一層薄冰的茶葉從鐵碗里倒在一个小木桶里，然后把秀柳恩瑪的兩只小手兒放到茶葉里去。

清早，母親數落了好一会：

“我親自把她在搖籃里縛牢的。她怎么会伸出手來的呢？……差點兒沒有了手，”她繼續對我說。“要不是我們天不亮就起身，她的手就凍壞啦，手指兒也要凍掉了。孩子們真够可憐的啦！你在比秀柳恩瑪稍大一些的時候，險些兒把自己的手燙壞了。有一次我動身上別人家去要吃的東西。大孩子們也都出去了。怎么能把你獨個兒留下呢？我就用套繩把你縛起來，綁在帳篷的一根粗大的竹竿上，免得你碰到燒紅的煤塊上去。我把你像一头小山羊似的縛住了留在家里。回家的時候，我听到了你的喊聲。我連忙跑進帳篷。原來你拚命掙扎，把我們的一條舊套繩扯斷了，爬到爐子邊，一雙手已經伸進了燒紅的煤塊里去。像我們這樣的人，連家里的爐火都是禍根哩！”

天不再太冷了，我們爬出了帳篷，走到親愛的美爾琴的河岸上，像小熊那樣在那兒手舞足蹈。

夏天到了。帳篷四周青翠欲滴。我們又活躍了，雖然隨着天氣的暖和，肚子餓得更厲害。家里的小孩都把冬天的破衣服脫下。可是大一點的却相反地把我們的破衣服添在自己身上，竭力想拿它們來遮住自己衣服上的大窟窿。要知道，夏天有許多人要上美爾琴來呢。

三 孤零零的我們

為了讓我們大家能有口飯吃，有件衣穿，我們的母親從來也沒停止過向人家要好差使干。

“我還得上一個村莊去，去瞧瞧那兒住着些什麼樣的人，”母親對大姊阿尔班契說。

“我們一塊兒去怎麼樣，可是去央求人家，遭人家的白眼，這是最難受的。寧可起早摸黑，干最繁重的活兒。”

母親回答說：

“說得對。可是我們上哪兒去呢？哪兒去找活干呢？誰能收留我們呀？”母親拿了麻袋，對阿尔班契說：“這一回准能找到我們要找的東西。”母親跟平常一樣敏捷地走出了帳篷。

阿尔班契急忙跟在她後面走去，回頭對我們說：

“你們什麼也不用怕，我們就要回來的。”

我隨後追了出來，看她們往哪兒去，只見她們走路的样子跟走出來時不一樣。母親低低地彎着腰，兩手深深地藏在很短的袖子里，不知怎麼很奇怪地移動脚步，差不多連膝頭也不彎。母親和姊姊搖搖晃晃地向着美尔琴下游蹣跚走去，不多一會就消失在灌木叢後面。

臨走的時候，母親和阿尔班契都說就要回來的，可是過了兩天還不見她們回來。這一年秋天來得很早，草原上覆蓋着一層濃霜，天氣開始冷了。我們——康吉、彼任傑和我——圍爐坐着，在灰燼堆里撥動着火紅的煤塊，用凍僵的嘴唇吹着火。等了一天一夜，又等了一天一夜。

肚子越來越餓。我們把一只沒有柄的、有一道裂縫的、底里熏得墨黑的舊鉄碗放在火上。把水燒開了之後，便把一些已經泡過的茶磚渣子放在嘴里，貪婪地喝了好多。

彼任傑吱吱地喝着水，大聲地咂着嘴唇。水在他嘴里好似在美尔琴的石灘上一般汨汨地响着。他開玩笑說：

“我從來沒喝過滋味這樣好的湯。”

但是，喝了我們這種“湯”以後，却極想吃東西。我們只得走到草原上，折了一棵野金合歡，剝去樹皮就吃，把一條條像艾蒿般苦的木質的東西假想為一大塊一大塊的肥羊肉。

趕到我們實在忍受不了了，便跳出帳篷，跑去串鄰近的帳幕。我們先跑去瞧瞧獵人湯姆巴什塔的帳幕。要是他打獵回來了，那該多好呀！每當湯姆巴什塔在美尔琴上游射中一头麋鹿、捉到几尾淡水鮭魚和西伯利亞鮭魚的時候，或者當他到捷尔齐格的叢林中去以很准的箭法射中一头梅花鹿的時候，他總是叫我們上他家里去。

听，从山坡里傳來了出去偵察的康吉的喊聲：

“快來呀！湯姆巴什塔叔叔有東西帶來啦！”

于是我們旋風似的跑去迎接獵人。他的鞍帶上縛着一只山羊。湯姆巴什塔威風凜凜地在馬鞍上搖晃着，一聲不吭，咧着嘴微笑着。毗鄰帳幕里的小孩已經一窩蜂擁到了小路上。他們吵鬧着，朝湯姆巴什塔的馬鞍擠過來，好像几只松鷄扑向熟了的黑莓叢。大人們也走攏來了。大家歡迎獵人，恭喜他打到了野獸。湯姆巴什塔叔叔吸着半公尺長的烟筒，看着鄰居們把山羊從鞍帶上解下來，把羊皮剝掉。我們坐到地上，也

看着那三双灵活的手怎么在弄着羊肉。接着我們抬起眼睛望着湯姆巴什塔叔叔。他的腿多么長啊！也許因为老是追赶那健步如飛的麋鹿才变成这样的。湯姆巴什塔叔叔的剃得干干净净的头高高地在我們上面，在天空之下閃閃發光。他的鼻梁挺細，中間稍微有一點隆起。臉上長滿棕黃色的、鬆曲的短鬍子。倘若沒有那双灵活的、咖啡色的眼睛，沒有那安詳的笑容，也許要以为他是青銅鑄造的呢——他晒的这样黑，又是这样的結实。

大人開始分捉到的东西。我一看——康吉姊姊也被請去分东西了。她的眼睛变得多么亮呀！她兩手抓住遞給她的一条羊腿和几根肋骨，緊抱在胸前，生怕人家要把她得到的寶貝搶回去似的。

臨了，領頭分东西的人——一村里年紀最大的一个居民——伸出了兩手，把剩下來的羊肉遞給湯姆巴什塔叔叔：

“今兒个是你打，我們分；明兒个我去打，你來分。”

湯姆巴什塔向老人深深地鞠了个躬，說：

“你的話我听够了。你打來的野獸我也要吃个飽。祝你的兒子在森林里打獵成功。祝你的孫兒們打到更多的野獸。”

人們散去了。湯姆巴什塔叔叔把我們叫到他家里去，他准备着一頓有野味的晚餐，講他的驚險故事，然后安排睡覺。

早晨他放我們回去，还給了我和彼任傑一塊肉。

湯姆巴什塔叔叔不在的時候，我們便上別的鄰居家去。可是那些人跟我們一个样。一年到头有許多东西吃的只有那些个住在白帳幕里的人。

有時候我們想鑽到白毛毡里去。要是在什么地方看見白帳幕上空有一縷烟，我們就連跳帶跑的往那兒奔去。

到了大富翁塔什·察倫的帳幕旁，我們竭力想猜透他的爐子上在煮些什么。他的帳幕挺大、挺寬敞，好似許多青灰色的菌子中的一顆白蘑菇，聳立在一圈被煤烟熏黑的窩棚中間。为了不使塔什·察倫覺得沒有禮貌，我們小心翼翼地手拉着手一个接一个爬進帳幕。

塔什·察倫蹣着腿坐在毛氈上，喝着有一層濃皮的茶，大聲地哼着氣。從他那長衫的寬闊的領頭里冒着熱氣，汗沿着他那紅通通的臉孔涔涔地流着。每到晚上他就不喝茶了，他兩手捏着羊髯啃着，不停地咂唇作響，把油膩膩的手往衣襟上揩。

他總是呼哧呼哧地站起身來，把我們一个个趕出門來。

可是有時候他和其他富翁也會擺出好意地允許我們呆在這兒的樣子。我們從爐子左面的空處坐起，坐了半個圓圈，貪婪地注視着那幾雙抓東西的手兒。我們先高興起來，以為馬上能拿到滋味挺好的 骨头或者油脂了。可是人們還在舐着，嚼着，重新揩着兩手。等到東西快吃完了，我們便用一只膝蓋跪了起來，大家都努力向前移動，因為誰先讓人看見了，誰就先有吃的。但是一點也不頂事。誰也沒給帳幕的主人看到。

這當兒。康吉鼓足了勇氣——她是我們中間最大的一個——開始哭喪着臉兒哀求道：

“等你們吃完了，隨便拿些東西給我們的小兄弟和秀柳恩瑪吧。他們餓得很。”

塔什·察倫皺着眉頭，注視着康吉，什麼也沒回答，只是